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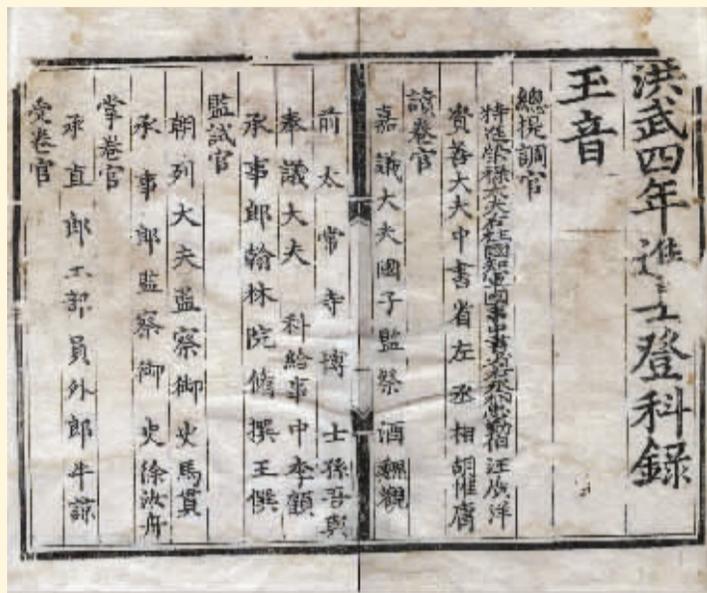
镇馆之宝！

## 天一阁揭秘

## 明朝“录取通知书”

由天一阁博物院全新打造的馆藏珍贵古籍系列展“天一阁·开卷”，近日在天一阁博物院内的尊经阁开展。

该系列展览每期展出一部馆藏珍贵古籍，通过实物展示、视频解说、数字互动等方式深入阐述古籍的前世今生，首期展出的是天一阁“镇馆之宝”之一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。



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。通讯员供图

明洪武四年(1371)，都城南京的一个早春，皇宫的奉天殿内正在举行一场最高级别的考试，这是大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的殿试。

当时天下初定，百废待兴，朱元璋亲自出了一道策论题，大意为“皇帝要如何做才算敬天爱民，国家要如何做才能明伦厚俗”。他凝视着殿内奋笔疾书的士子，心中涌出“天下英才尽入彀中”的豪迈。第二天，午门外皇榜高悬，一百二十名新科进士脱颖而出，成为大明第一代治国安邦之才。

这场备受瞩目的明朝首次抡才大典，被礼部详细记录在册，并刊刻颁行天下，这就是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。

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通过科举考试而大魁天下是古代读书人的毕生追求。科举是千年来中国最重要的选官制度，但存世的科举文献却极其稀少。

宋元零星，清代亦不成体系。唯有明朝，留存下了400余种科举录，包括《登科录》《会试录》《乡试录》乃至《武举录》，自洪武至万历，鸿编巨集，整齐有序。

据介绍，这些科举录几乎全部为孤本，绝大部分藏于天一阁。

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就是现存最早的登科录实物，由天一阁主人范钦所搜集，是历经四百余年度藏至今的孤本文献。2008年入选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这部首科登科录奠定了明清两代登科录的规范体例，内容包括四部分：

一为“玉音”，即“皇帝诏曰”之意，罗列了考试工作组名单及其岗位。

二为“恩荣次第”，记录了殿试、唱名、张榜、赐宴、诣孔庙等一系列活动日程。

三为“进士家状”，按名次先后罗列进士本人籍贯、出身、专业、年龄及家庭状况，这是登科录的核心部分，在研究明代人物生平方面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价值。

例如这科的状元吴伯宗，书中所录“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”，是指吴伯宗的籍贯；“儒籍”是他的出身，是说他家世代是读书人；“治书经”是指他的专业是五经中的《尚书》；“具庆下”是指他中状元时父母俱在；“授礼部员外郎”是指他直接做了礼部的官员。

四为“御制策问”，即皇帝亲自命题的策论。

与后世不同的是，洪武首科殿试结束后，会立刻授予官职，一甲进士及第与二甲进士出身共二

十人直接任中央六部官员，三甲一百人则分赴地方，担任县丞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此科还允许外国人参试，有一个叫金涛的高丽人幸运登榜，成为大明皇帝“严选”之人。

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当展开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六百多年前一个书生最为辉煌的时刻。中国的读书人，无论穷通，都有慨然为天下之志，而严格的科举制度，让他们得以实现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儒家理想。

时至今日，“举贤崇文”的基因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腾，所以，当我们翻阅古朴的书页，凝视莹润的墨色，会深深感动于六百年前，年轻的士子从书斋走向庙堂，从故乡奔赴他乡的意气风发。

而这部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，六百多年的时光无改它古朴、宏阔、雍容的气度，更赋予它厚重的内涵。2025年，这部珍贵古籍与天一阁馆藏其他明代科举录一起入选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。

此次展览，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赏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真品，还能翻阅这部古籍的全本电子书，观看讲述典籍前世今生的短视频，更直观、更多维、更深层地了解这部古籍及其背后的故事；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冰箱贴、笔记本等相关主题文创线上线下均可购买。

据悉，该展览将持续一个月。后续，天一阁方面还将陆续展出《天圣令》《明文案》《范氏奇书》等难得一见的珍贵古籍。

记者 谢舒奕 张芯蕊  
通讯员 王伊婧

## 这场展览展出 120余块铭文砖与拓片 印证浙东书风的变迁

9月2日，“雪泥鸿爪——浙东文字砖上的书迹流变”展在文成县博物馆开幕。展出的120余块铭文砖与拓片，全部来自宁波藏家程健捷的个人收藏。他用20余年时光收藏了许多带有文字的铭文砖，跨度从东汉至两宋，印证浙东书风由隶转楷的变迁。

“因为保存条件的限制，江南少有早期书迹留存。铭文砖作为一种独特的载体，保留下一部分早期书体，在一两千年后，成为浙东书迹汉晋之变少有的实物见证，堪称难得。”程健捷说。

程健捷收藏铭文砖是受马廉“千晋斋”的启发。

马廉是鄞县(今宁波)“五马”之一，近现代著名藏书家、小说戏曲家，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。

1931年，宁波拆毁古城墙已近尾声，回乡的马廉偶然发现其中大量的汉晋古砖历史文化价值很高，于是朝夕撮拾，并著录《鄞古砖目》一册。1933年，宁波文化界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，并在阁后移建尊经阁和明州碑林。马廉将收集的数百块古砖全部捐赠，天一阁乃特辟一室予以储存陈列，因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晋砖，命名为“千晋斋”。自1935年落成后，千晋斋便成了天一阁的一部分，迄今正好90周年。

程健捷收藏金石文物较为丰富，遇见千晋斋后，又了解到像朱骝、吴昌硕、沙孟海、朱复戡、马衡、鲁迅、周作人等名家皆与浙东铭文砖有缘，遂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收藏。“像这样的文字砖，收到一两块并不稀奇，但众多数量放在一起，就能看出‘体系’和门道来。”程健捷说。

从程健捷的收藏来看，留在铭文砖上文字有篆、隶、楷多种，主要是纪年之用，部分为吉祥用语，有励志的意思，还有少量画像砖，表现龙虎形象、格斗、打猎、门吏或老虎追鹿等场面的。

本次展出中，有一件东晋“咸和元年(326年)”纪年铭文砖，可看出已是楷书写法。“以前，有人怀疑到王羲之《兰亭序》时期没有楷书，都是隶书，这块铭文砖可以从侧面证明，王羲之时期的楷书已经非常成熟了。”

除了纪年，程健捷收藏的铭文砖上指示地名的内容也不少。

其中有一件上书“太安二年岁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”，直接指向宁波有史以来的一个城址——句章；带“鄞”“鄮”“余姚”字样的铭文砖也都有，其中部分也是这次展览的展品。

铭文砖上，还可见到象征爱情的字句，如“长相思，毋相忘”，以及“生则异室，死则同穴”等，表现出墓主人对感情的忠贞。

记者 顾嘉懿



天一阁博物院的尊经阁。